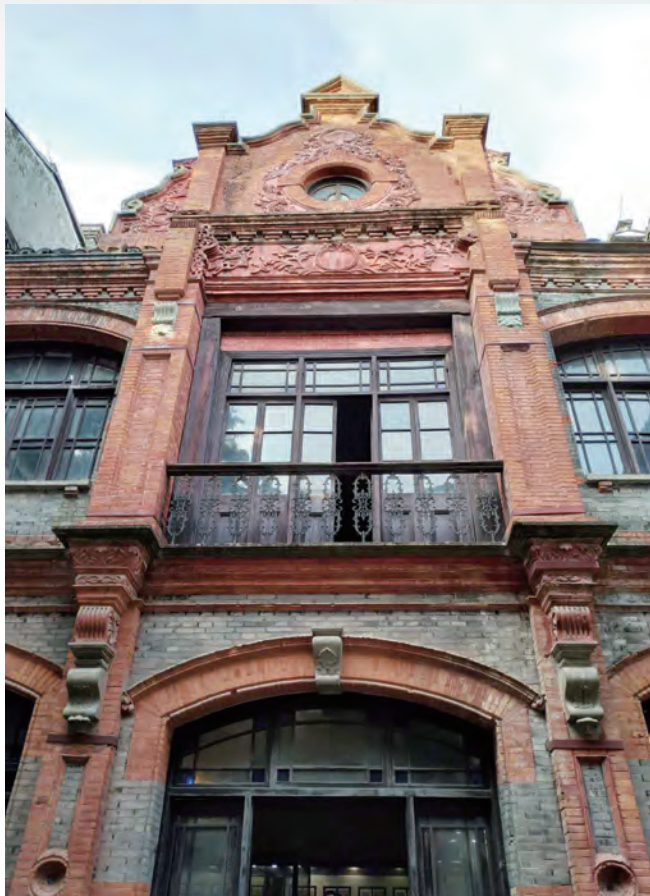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南浔建筑中西合璧。

与技艺,是对历史的尊重。如何在商业开发诱惑下得以妥善保护,除了考验地方政府的定力与远见,还应注重工艺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。

最原始的保护方法,破坏性也最小。南浔张石铭旧宅,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豪宅。该建筑用尽了木雕、石雕、砖雕甚至法国进口的彩色玻璃雕。这种建筑特色,在半封建社会的江南水乡,并不多见。保护传承上更尊重原貌,除了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,两层以上的房间一律不对外开放;韞辉斋室内西式地砖也铺上了一层可踩踏的玻璃,既不影响观感,也能将西洋建筑的魅力展露无遗。

古建筑的整体修复,技艺上十分考究。在徽派古建筑修复师李长云的经验里,通常古建筑的木门窗用许多小的榫卯结构连接而成,一扇长窗、景窗分别有500个、1000个榫卯。“需要先划好线,然后用最传统的凹面刨、断间锯和麻花钻等100多种木匠工具,光刨子就要三十多种,毕竟现代工具很难做出古建筑风韵。”

而这极其考验匠人的技艺。中国的古建筑大多是纯木结构,防火防腐也是重要议题。东阳木雕艺人、古建筑修复师吴永旦说,防腐普遍的做法是刷桐油或刷油漆,但因木头易被风雨腐蚀,被虫蛀又不耐火,一般保存期限都不长。“我修复过一个元代建筑,因为运用了一种特殊的防腐技术‘批麻挂灰’而保存至今。”

“麻”指麻布,“灰”是一种猪血调制灰泥。披麻挂灰就是用白麻缠裹在木胎上,再在白灰上抹上一层灰泥,最后再涂大漆。“这种方法防腐效果好,但成本太高,已经很久没人用了。因而批麻挂灰,通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断代方法。”此外,吴永旦也坦言,古建筑修复最大的难题是修复材料越来越难找了。

古时的宅子,用的主梁都十分巨大。这些主梁用的木头,往往都成长了上百甚至数百年。如果主梁损坏,国内很难找到替代,因而每年吴永旦都要花重金到东南亚囤积木材。“料场上堆放的木料直径都在一米以上,将来都会被用在古建筑修复当中做主梁用。”吴永旦还担忧,精通古建筑修复技艺的匠人越来越少。经过20年的磨练,他打造了一条“木雕修复流水线”,目前,有600个修复师,工匠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。

姜承浩看遍了长三角的古镇,他认为,古建筑保护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探索古建筑的活态保护。

以新场古镇的保护开发为例,自2005年被政府提上日程后,其保护性修缮从来没有停止过,并走上活态保护之路。从石板路的恢复到宅院老街的规划,甚至到民族、民俗、民间的文化衍生。建于清同治年间“新场第一楼”位于洪桥河南畔,高三层,是南汇地区最早的书场。古时在此说书者多为民间艺人,他们演出锣鼓书、评弹等地方剧目,在江浙一带颇有影响。

如有幸到新场一游,定要去书场听回书。这不,还没走近,抑扬顿挫的说书声就沿河飘来。等到真正进了楼,才发现楼内十分破败,说书声还在头顶上,只得再上楼,木楼梯却又窄又不牢靠,弓着腰、踩着吱吱嘎嘎的楼梯,一步一步登上去。到了顶楼才发现,书场内掉了色的木桌木椅边上,早已坐满了四五十位老听客。

我们不由得佩服老听客上下楼的勇气,也足以看见茶楼书场时至今日的魅力。而这样的魅力,也正在辐射长三角的古镇建筑。这两年,张堰镇悄悄拿起“鸡毛掸子”,轻拂掉历史的尘埃,吸引著名海派画家朱鹏高、李寅初等近百名艺术家到此创作、雅集,便是突破。夏末的一天早上,当李寅初在卢家祠堂醒来,展开手作的山水画《张堰千年雅韵》,像是展开了阅读古老建筑的全新一页。■